

1723/01

山西文史资料

第一辑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发 刊 词

郑 林

《山西文史资料》出版了，这是我们很早以前就想做，直到今天才做到的一件事。

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广泛地搜集和积累地方文史资料、推动资料撰写和研究工作，为将来编写地方志准备条件。

本刊内容以近代史资料为主，同时也征集历代有关资料。山西是我们祖先最早活动的基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山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推翻了旧社会的反动统治基础，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工作。所有这些，都应该详尽地搜集资料，在历史上大书特书。

搜集资料的方式方法，既要注意文字的记载和实物，又要注意有关人物的口头叙述。从清末到解放前夕，亲身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人们是

越来越少了，而他们知道的事情，又远远丰富于文字记载，所以本刊特别欢迎有关这个时期的回忆录、访问记、日记、信札、文稿等等。

搜集和研究历史资料，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要求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本刊的作者应当尽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知；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写，力求真实、具体、详尽，丝毫不加掩饰，不加隐讳。由于人们认识社会生活的立场观点不同，见闻各有局限，写出的东西可能会互有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可以各存其是，也可以互相补充纠正，因为有了大量的众说纷纭的原始资料，才能进行综合分析，考据异同，辨别真伪，为历史科学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我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正在为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我们研究地方文史资料正是建设现代科学文化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任务。我们希望《山西文史资料》的出版，能引起更多的人对这个工作的重视，尤其希望各方面有阅历的人士、老一辈的人们，积极参加这项工作，为开展地方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贡献更多更大的力量。

目 录

发刊词	郑 林
同盟会在山西的活动	樊象离 整理 (1)
辛亥太原起义追记	叶复元 遗稿 (9)
辛亥年山西革命见闻记	冯锐存 (12)
辛亥革命山西起义纪事	侯少白 (18)
有关太原辛亥起义信函三件	叶复元等 (37)
太原起义目击记	王正卿等 (40)
辛亥革命河东光复纪实	尚 德 (45)
光复运城前后	李正清 遗稿 (51)
辛亥革命经历记	刘精三 (54)
大同辛亥革命纪要	大同市政协 (61)
山西忻代宁公团北伐纪略	牛诚修 藏稿 (66)
潞安地区辛亥革命前后	王家驹 (77)
阎锡山北上片断	(81)
辛亥山西革命军记录	姚以价 遗稿 (92)
人物简志	(96)
孙中山先生在太原	(106)
山西辛亥革命大事记	(108)

同盟会在山西的活动

樊象离 整理

甲午、庚子以后，清专制王朝感到绿营、练军等旧式军队的腐败无能，不足以抵抗外侮、镇压人民，遂有改革军制编练新军之举。

一、山西武备学堂的设立和留日士官学生的选送

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山西恢复武备学堂，为培养下级军官之所，招收各县身家清楚、体格强健、略通文字的学生入堂训练，规定三年毕业，充任下级军官。第一次招收的学生，多是各县应试童生并有不少在庠生员，共计一百二十余人，教授军事知识，并分为学习英文、德文二部，分住孝、悌、忠、信四个斋号。

经过二年训练之后，选拔其中优秀分子保送日本留学，并指定住日本士官学校，从中培育高、中级军事人才。这次保送的计有温寿泉、姚以价、李大魁、井介福、黄国梁、荣福桐、荣炳、马开崧、顾祥麟、阎锡山、张瑜、乔煦、张呈祥等多人。

二、山西留日学生参加同盟会及回省活动概况

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中国十七省的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侨数百人参加了同盟会。各省设分会干事，山西分会干事为谷思慎，并介绍荣福桐、荣炳、景定成、

王国祜、赵戴文、阎锡山、温寿泉、何澄等参旨。当时决定的革命方略是：南方交通便利，距北京远，清室控制力弱，革命应由南方发动。待革命势力到达武汉后，北方晋、陕等地适时响应。并以注意陆军各校学生及参军运动为中心工作，以便到时能由反革命的武装变为革命的武装。

山西分会，即于此时派荣炳回国，运动革命（荣炳原系武备学生，保送士官学校，因身体较弱，转入铁路学校）。他在武备学堂，熟人甚多。荣回省后，当介绍王嗣昌、常麒、赵守钰、张煌、潘遇安、应芝、王梦弼、金殿元等参加了同盟会。第二次又派阎锡山、赵戴文回国。阎不久即返日本，赵则已由日本师范毕业，遂留在太原任农林学堂和公立中学堂庶务、斋务长等职。这时候被介绍参加同盟会的有王建屏、杨沛霖、李嵩山、张树帜等多人。有的人并进入军队中活动。此时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有景耀月、王用宾、张起凤、狄楼海、邢殿元、井介福、李大魁、王秉彝、焦纯礼、焦滇、张呈祥、刘械、王建基、徐西园、康佩珩、赵承经、李希鹏、齐宝玺、贺炳煌等多人，革命运动逐渐展开。

一九〇六年间，谷思慎与丁致中先后由日本回国，到宁武倡议创办中学，并介绍南桂馨、冀学蓬、丁梦松、周象山等参加了同盟会。当时办学校经费无着，而朔县一带的天主教民向来借教会势力，由宁武拉煤炭不缴捐税。经过谷思慎等和教会斗争之后，天主教民运煤才按章纳税，即以此项收入创办了宁武中学。

谷思慎在晋西北一带的活动，逐渐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查缉谷的风声很紧。所幸谷之伯父谷如墉是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充任着陕西省的财政监理官（是个钦差），因此地方官府事先通知谷思慎离开宁武，才未被逮捕。谷遂偕南桂馨连夜出走，先到丁致中家中躲藏，并发动李树勋（朔县人）编唱反满鼓词，深入乡村活动。谷等到静乐后，又介绍武泽霖参加了同盟会。此时接

到由东京回国的荣福桐的信，叫速往五台县东冶镇集合，传达同盟会总部的指示。谷、南二人遂前往五台东冶镇，与王建基、赵三成、康佩珩等会面。荣福桐这次传达的指示，主要内容是：“要各省加紧革命活动，实行武装起义。”并议定派人到绥远、包头一带，联络弓富魁（崞县人）等加紧活动。会后，谷、南都转赴日本。南到东京后，住了高等警察学校。

晋南的景定成、何澄，亦奉命回国活动。路经太原，曾在山西大学堂发表革命演说。何回灵石县活动，因其客居外省多年，活动效果不大。景到运城后，创办了“回澜公司”，名为经售西药，实则输送革命书报，为革命人士的接头机关。同时介绍了李鸣凤、郭朗清、关克昌、李秀等参加了同盟会。李鸣凤系河南名儒杨慎斋的门生，颇有大志，与河东各县的哥老会和陕西的反满革命团体多有联系。参加同盟会后，到太原住了铁路学校，并在红市牌楼开设大恒栈，为接纳各方人士的联络机关，并与军队中的革命分子多人结金兰之好，策划革命工作。

三、铁血丈夫团

同盟会既特别注意军事活动，日本的士官学校和国内的陆军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当然都是活动的对象，特别是士官学校，是培养中高级军官之所，士官学生，又多是各省选派的人才，自不能不特别注意。当由孙中山先生指示，选拔积极分子，组织“铁血丈夫团”，作为军事运动的中心。当时参加的有：云南的唐继尧、罗佩金、李敏，湖南的程潜、杨增蔚、仇亮，四川的张益谦、尹昌衡、张群，湖北的孔庚、李书城、朱绶光、尹扶一、何成浚，江西的李烈钧，陕西的张凤翥，河北的何子奇，山西的阎锡山、温寿泉、何澄、张瑜、乔煦，和其它省的刘鹏基、杨廷溥等数十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数在辛亥革命时参加了武装起义，做了各省的军事上的负责人。

四、山西编练新军和革命人士的乘机打入

一九〇五年山西的武备学堂学生，已三年期满毕业。除选拔一部分学生到陆军部办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深造外，其余即作为编练新军的骨干分子。山西的旧军制是：巡抚直辖的参将和大同、平阳两总兵，各辖练军七旗，每旗有兵士三百余人。全省二十一个旗，共有兵士六千余人。改革军制后，将参将直辖的七旗，改为陆军一协（等于后来的一旅），设督练公所，为征募管理机构。一九〇六年实行征兵入伍，当时规定混成协内辖步兵两标（等于后来的团），炮兵一营、骑兵一营、工兵一队、辎重兵一队（等于后来的连）。当时协统是姚鸿法，标统是齐允（八十五标，也称一标）、马龙标（八十六标，也称二标）。后来协统改任谭振德，姚鸿法只任督练公所总办。马龙标不久去职，二标三营管带夏学津升任了二标标统。

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日本士官学生等先后毕业回国。这时北京陆军部对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举行了一次考试。此后军界用人，即以此次考试成绩为准。当发表黄郛、李书城留陆军部任职，钮永建、何澄等派为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教官，温寿泉成绩优等，任为山西陆军督练公所帮办兼山西陆军小学堂监督，阎锡山任二标教练员（等于副标统）和陆军小学堂教官等职。阎锡山为了掌握军权，就和山西谘议局议长、君主立宪派梁善济深相接洽。而梁与姚鸿法相交甚密，遂由梁的介绍，阎又与姚鸿法成为相好。这些交往和阎锡山在太原起义后所以被推为都督是很有关系的。武备学堂此时已改为陆军小学堂。不久第一标标统齐允内调军谘府任职，黄国梁遂接任第一标标统，姚以价任一标二营管带，乔煦任二标一营管带，张瑜任二标二营管带。这时，新军中的革命人士，在新军中已有了相当的实力。再说这次陆军部考试，也可以说是将各省负责军事运动的人物，齐集北京，是

各省革命领导人物的大联合，使之有机会接头联络，交换情报，对于发动起义，关系甚大。

此时，姚鸿法令两标各设一模范队，选拔较优秀的军官士兵，为各营模范，并定半年为期，再轮班调为各标下级军官或班长。同盟会方面，遂利用机会，一面将革命活动最积极的王嗣昌、张德荣二人调为模范队队长，并发动了一些积极分子任排长、班长等职；另一面又发动青年参军，充当模范队的士兵，使军队中的革命空气，逐渐浓厚。同时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也先后毕业回省担任军职。他们中有的在省时已参加同盟会，有的是在保定参加的，也有回省后才参加的，如潘遇安、张培梅、赵守钰、路福保等，都是模范队的基层军官。

与此同时，景定成在北京，联络了同志程家桢，利用他和肃亲王的关系作掩护，创办《国风日报》，在北方宣传革命，作用极大。当时人称东京的《民报》和北京的《国风日报》，都可抵得十万大军。在《国风日报》的影响下，太原《晋阳日报》董事梁硕光，也整顿该报，充实内容，并聘用王用宾为主笔。此后，《晋阳日报》也成了革命党的机关报。后来，南桂馨又在太原办了一个振兴派报社，代销各埠的革命报纸。于是宣传革命的力量也就大大地加强起来了。

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在东北与宋教仁运动革命失败后，奉组织命令，到山西下棚当兵，搞军队基层工作，对于革命影响极大。李鸣凤亦由陕西介绍革命青年史宗法、张德枢，投入山西新军。史化名为弓尚文，张化名为弓尚德，在军中充司书等职，借通晋陕联络。而山西青年投笔从戎的也日多，如大宁的王承绪、王缵绪兄弟，均系读书人入营当兵。革命势力，日趋扩大。

五、同盟会和丁宝铨、夏学津的斗争

山西巡抚丁宝铨在旧官僚中，素称能吏。而夏学津当了标统

后，整理军队，亦甚严厉。同盟会方面，认为丁、夏不去，进行革命必得障碍，遂设法攻击丁、夏，以利革命工作。这样就发生了以下两件重大案件：其一是李嵩山案。同盟会在这时候，组织了一个对丁、夏的工作小组，以李嵩山为负责人，联络《晋阳日报》的蒋虎臣和崞岚县的赵萃珍、赵萃瑛兄弟和弓尚德、张树帜等，经常采访丁、夏的秘密关系，揭诸报端，用以攻击。有一次投稿，涉及丁、夏间家庭暧昧行为，社会为之大哗。丁、夏甚为震怒，严查投稿人不得，适弓尚文将日记本遗失，其中载有小组活动情形，被某同事捡得告发。丁、夏即捕弓尚文、蒋虎臣下狱，张树帜、赵氏兄弟闻风逃走，官方追捕李嵩山甚急。当时同盟会人士甚为焦急，因为李嵩山被捕，恐牵涉革命主谋机关。此时各城门已密布军警，严查出入。后由南桂馨设法将李嵩山送到天主教教友家里，后又转移到外国人邮务长公馆，然后由警察界的同志将李化装成铁路警察，乘夜混出城去，由正太路逃赴保定，再转南方逃避，这才避免了革命机关的全部暴露。其二是交文禁烟惨案。丁宝铨任山西巡抚后，严厉禁烟。晋中交城、文水两县，是著名的产烟区，每年割烟时期，开栅镇一带，云集各地烟贩数千人。本省各县富户，亦多于交、文置地设庄，广种大烟，以获巨利。一九一〇年夏，正当烟苗开花结实收割之际，丁抚下令完全铲除。两县人民集众请愿，要求缓禁。丁抚大怒，遂派夏学津带兵前往弹压。当地民众愈聚愈众，以图抗拒。夏学津遂令兵士开枪，当场打死民众多人，造成流血惨案。舆论哗然，众情愤激。张树帜为《晋阳日报》访员，据实报导，《晋阳日报》和北京《国风日报》连篇揭载。在京的同盟会员狄楼海请胡思敬御史参了丁宝铨和夏学津一折，丁抚十分震怒。查悉是同盟会人和他作对，于是大行报复，除向谘议局议长大发雷霆外，并严缉《晋阳日报》馆主笔王用宾，捕访员张树帜入狱。又以谘议局议员张士秀有鼓动人民聚众嫌疑，借他故将张逮捕押解临晋县监狱。又参

撤了山西大学堂监督解荣格、山西法政学堂监督刘绵训，最后将《晋阳日报》查封。原来想借禁烟保举夏学津升任军事要职，而结果反被御史参奏，夏的标统职被撤去，该巡抚丁宝铨亦移调他省，而同盟会的阎锡山，倒因此得任二标标统，并荐南桂馨为一标军需官，仇亮、常樾任陆军督练公所科员。这一人事上的变动，大大便利了革命者的内外联系。

六、旧兵退伍案

一九一一年初秋，丁宝铨离晋，继任山西巡抚者为陆鍾琦。此时已是黄花岗起义之后，革命思潮，遍传全国，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这时官方以新军中的老兵纪律不佳（实则是觉察到这些人已有革命思想）为名，遂向黄国梁、阎锡山提议将老兵退伍，另征新兵补充。同盟会以这些老兵，大多数已是班长，且多参加革命活动，一旦散开，损失甚大。即使退伍，也无安置办法。退伍即是失业，他们也绝不愿退伍。杨彭龄将此情形告南桂馨，南又转告黄、阎。初则想把这些介绍到巡防队里，后觉不妥；又决定筹集一部分款项，把这些人送到后套垦荒，再在太原、大同、绥远、包头一线，开设店栈，以资联系。南将此意告杨，杨又转告各退伍士兵，大家极表赞成。认为这不但不至散失革命力量，且可随时联系，便于发动。当择定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在察院后德胜园饭庄饯行，大家都很高兴。此日，南桂馨、杨彭龄、王嗣昌、李成林、杨沛霖和一标一二两营的头目王泽山、王致嘉、郝富珍、高永胜、于凤山、刘得魁、谢得元、梁俊玉、马孔青、魏斐然以及两营营铺经理（与各士兵有賒欠关系者），共计八十余人，一同参加。名为送行，实则注酒歃血，举誓结盟，情绪激昂。静待退伍后，即依议进行。乃不料中秋节后四日（八月十九日）即发生了武昌起义。当局怕促成事变，不敢实行退伍。可是同盟会却利用这一机会，促成了下级干部的大团结，增

强了同仇敌忾的意志。后来太原起义时，这些班长士兵们，都表现了英勇奋发的气概，作用很大。

（本篇资料系根据李冠洋先生整理的《旅居北京山西各耆老座谈纪录》和南桂馨先生的《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以及潘遇安、周玳诸先生的口述，及本馆以前搜集的有关资料编写而成的。省文史馆供稿）

辛亥太原起义追记

叶复元 遗稿

辛亥未起义前，仆充同蒲铁路工程师，时值同人作事不密，少有泄漏，令当道注意，遂有调新军离省，消灭革命分子。同人等开紧急会议，时不我待，只得发难，决定新军开拔之日，即是发难之时，遂于旧历九月初七日将新军子弹发下。开紧急会议分配工作，与会者有：荣炳（子文）、温静庵（寿泉）、赵次陵（戴文）、叶滋初（复元）、陈汉阁、平遥某、忻州王灵泉等。当此之时，生死当前，只知革命不知其它。而二营连长张煌等请示姚以价将何以处？仆即发言：先私后公，征求意见，看维藩（即姚以价）意向如何，然后行事。其余同人俱无问题。因姚以价终无加入同盟会耳。因此之故，同人等即令仆协同二营作战，指挥队伍。

初七日曙晓，即将队伍集合操场，维藩讲话毕，四连长即持手枪将维藩围定，请问队伍向何处开？维藩云：“向南路开。”四连长同声皆谓：“吾等同盟会昨晚业已开会，新军开拔之日，即是起义之日，营长如何？”当此之时，仆为维藩忧。一言不慎，命在顷刻，幸维藩云：“吾虽未加入同盟会，同人均不瞞我，既已开会，吾当从众。”于是四连长将手枪放下，请营长下命令。将一营分为两支，维藩、张煌攻打巡抚衙门，仆与灵泉等攻打满城。但新军发弹药时，满城亦发弹药。故满城抵抗最力，吾等新军几遭失败。后将炮队调来加入作战，而满城始退，从小东门逃

走。当此之时，赵次陇把守满城门，任其逃走。

不半日而革命告成，大家同赴谘议局公举都督。当此之时，以同盟会为重心，其余次之。姚维藩第一不是同盟会，第二谘议局正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皆是北路人，第三阎锡山是二标标统，即今之团长也。而维藩是营长，且当此之时，生死存亡不可得而知，进了谘议局均不发言，后梁善济发言举阎锡山为都督，问大家以为如何？大家亦无反对，亦无赞成，于是梁善济与杜上化皆云：“既如此，请阎锡山就都督职，下命令。”

令姚维藩把守娘子关，指挥雪花山炮队。黄少斋（国梁）与仆皆为都督府参谋，派支聘卿带学生队维持地面。因仆是铁路人员，命令仆为正太路运输司令。而正太人员逃走大半，仆将同蒲人员调充正太，仆与维藩勘查雪花山阵地，将正太路部署就序，然后将同蒲结束，工人约有八千多人，就中挑选六千余人编为新军。其中多是退伍兵与干部官长，所以当时即能成军，仆即带抵省垣，与阎锡山说明。此时阎锡山正愁南路无兵可派，遂令仆为晋南司令，带军南下收编巡防队，到军装局领军装，又将武备学堂四尊小钢炮带上。

次日开拔，收编攻克直抵侯马，忽接电报，娘子关失败，敢死队杨彭龄南下，阎锡山逃往忻州。闻败之下，大家星散，所有仆带之军，直隶、山东者多，与仆有数年感情，幸未逃走。待杨彭龄来会面，知阎锡山逃走，省垣不保，商议退守河津，以便进入乡宁、吉州，会合省城退军，次日到达河津，驻河津县高小学堂。当此之时，同盟会者无几，而杂色人多，哥老会居其大半。于是争权夺利，任意横行，有反革命者，更有图谋将吾等捆缚以献当道者，幸仆带之队伍，有数年之感情，且伊等无法归家，不愿离仆，或可共保生命。而杨彭龄危险万分，无义之徒，欲置杨彭龄于死地，将杨彭龄之手枪抢去，又要杨彭龄之宝剑，仆触目惊心不胜悲感。于是半夜，带兵保护，将杨彭龄送过韩城。平时

陆军人员耀武扬威（伊等皆是陆军），此时胸无一策，皆主逃陕。仆即发令，吾等晋人，不离晋地总是主人，且有此多兵，若要过陕，枪不能带，不将束手待毙乎？仆不过河，将吾之军队带入乡宁、吉州山以会省军。于是大家各自从便。仆带军从河津县直抵口头，以防散兵过河。

嗣接家报：巡防队将我家包围，幸邻居尚好，将仆之老母越墙救出，藏于别家，所有男女老少，侄男子弟各自逃散，改名换姓，不知现在何处，生死不知。仆闻之下，悲不可言，为国不能保家，只要革命成功，虽死无憾。嗣后带马弁数人回到闻喜，即逢王太蕤从河东赴省，到闻喜，与仆同宿闻喜东关大公馆，此时逃兵纷纷南下，王太蕤令其所带之人截止拦挡，收容散兵得枪若干支，然后将闻喜陈应喜所练之城防队带上，与仆同赴运城。到运城约有四更，而运城被人早占，问是何人？是景梅九内弟阎虎臣。于是将门叫开，仆与王太蕤巡视城防，步城一周，天明布告民众，维持地面，设军政分府于河东，王太蕤主其事，招集各处同人容纳逃散军队。后袁世凯因阎锡山逃往忻州不敢回省，是以不承认阎锡山之都督，后经王太蕤函电交驰，力为争辩。阎锡山回省恢复革命者，王太蕤之力也。仆仅就所知、所见、身历者而实录之，以供诸君采访。

注：此稿系叶复元写给王用宾（太蕤）之材料以供国民党编写辛亥革命史之用。稿为王用宾之子王昉所收藏，王昉时任省参事室参事。括弧内为编者所注。

辛亥年山西革命见闻记

冯锐存

一、武昌起义后山西军队之情形

辛亥年，山西只练成新军一混成协，另有巡防队二十余营，分驻南北两路，皆旧式军队，时与新军发生冲突。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太原，晋抚陆钟琦恐新军响应，即调巡防队两营到太原，守抚署及军装局。且每日与参议姚鸿法、协统谭振德、标统阎锡山等密议消灭革命方法。阎本留日士官六期生，熟悉革命党人情况，晋当局深倚重之。风声日紧，阎锡山遂献计晋抚曰：“革命党中，只姚以价一人是积极的，如能杀，则杀之，否则，可调姚于远方，就不要紧了。”时姚任管带官已三年矣。新军六营，而姚即带过四个营，且有练兵能名，各营皆有姚之党羽，当局甚畏之。姚鸿法答曰：“杀之，恐激成变，不如调之远方为妥”。于是，即拟调姚以价于晋南蒲州府，名之曰：防河。实调虎离山之计也。

二、西安起义后山西当局之措置

未几，西安起义，晋当局更焦灼，促姚以价速赴防次，请姚到督练公所商议。姚声言子弹不发，棉衣未领，何能出发？当局咸允为从速预备。商议结果，限姚三日内率部南下。姚回营未两小时，接协统谭振德电话云：抚台以出发日期太远，请再提前可也。姚答以无论如何亦非两日不可。少顷，又来电话云：抚台请

你明日起程，今晚可送你子弹五千粒，其余随后源源接济。姚知事紧，佯答曰：“好，请将子弹速送来，明日就出发是了。”时九月初七日。

三、阎锡山阻发子弹

阎听说给姚以价发子弹大惊，立即到协部向协统说：“不妥，不妥，子弹若发，恐不可制了。”协统谭振德难之，参议姚鸿法说：“区区五千子弹，何能成事？况不给一点子弹，恐他借口不走，不妨与之。”回顾阎锡山曰：“给你二万发子弹，负防城责。”时姚部驻城外十里铺。阎部驻城内，但阎部内姚的同志甚多。阎答曰：“我的部下，亦不敢全靠，我不领子弹。”议至天晚，尚不决。忽报曰：子弹已送去矣。阎惊惶曰：“如此，速给岗上熊营长（熊名国斌，系老营伍，湖南人），再送一万子弹以备万一。”姚、谭皆赞成。时天已晚，子弹送出，即紧闭城门。

四、熊营排长王建安、赵凤桐之警报

晚十时，熊营王、赵两排长潜来姚营密报曰：“大事不好了，我们领到许多子弹，听说是姚大人要造反，教我们攻打，我们两人所以急来报告。”姚从容说：“我亦听说了，但是你们来时，咱们的同人是何态度？”王、赵齐声答道：“我们尚未见过他们的面，但是我们敢保：有许多人决不愿与大人打仗。如大人有命令，他们一定是服从的。”姚令二人急速回去准备，今晚我自有办法。于是姚以价即集合所部官长及附近白营内督队以下官长来营讲话（白文惠闻风而逃），同时将营部电话线割断，至半夜一时，议决，以即刻发难为上策，各官长速回队预备一切。

五、姚以价起义时的讲话及命令

九月初八日早三时，两营官兵皆集合于太原城外十里铺狄村